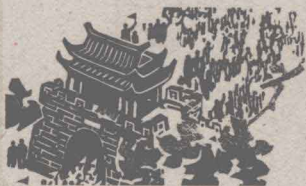


慕
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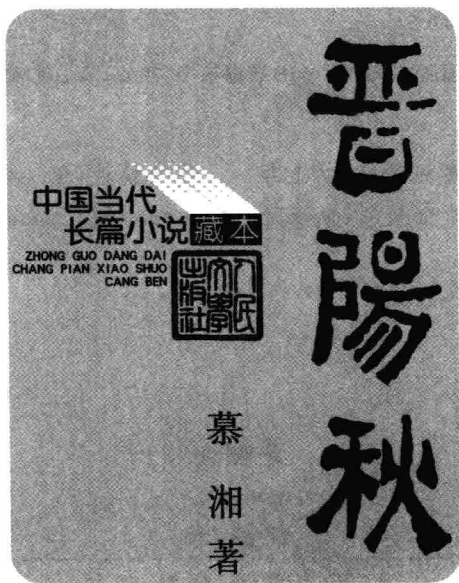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晋 陽 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阳秋/慕湘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978-7-02-006496-0

I. 晋… II. 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733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胡玉萍 责任印制:王景林

晋 阳 秋

Jin Yang Qiu

慕 湘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26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3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7-02-006496-0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增 补 说 明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32种)自二〇〇五年出版以后,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广大读者和专家对这套丛书在当代文学史和出版史上的意义和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为此,我们对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梳理,并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余部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使“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对那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面貌的展示更加完整和全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7年12月

第 一 章

—

一九三七年初秋，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的一天上午，郭松离开了救亡热潮汹涌澎湃的太原。

因为落了几场大雨，公路上汽车不通了，他在车马纷沓的新南门外搭了一辆胶轮大车。车是空的，只坐他一个人。赶车人跨上车沿，一挥鞭子，车奔驰起来，不一会儿到了汾河边。汾河大桥被水冲断还没修复，大车沿着河岸的辙印向下游走了一段，在一处河身宽阔的浅水地方过了河，又从一片被践踏过的高粱地里斜着插上了公路。

碧蓝的晴空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一点风，虽然时间还不到上午九点钟，酷热的阳光已像火一样地烤在人的身上。郭松敞开衣襟，把草帽拉向左侧，遮住被太阳照晒的半边脸，两只神色饱满的大眼睛凝视着前方。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汾河平川，茂密的高粱、玉茭、谷子、豆子，像一片绿油油的海洋。笔直的公路穿过田野，傍着峰峦起伏的西山一直伸向远方，在那里正有他要去的一个陌生地方。现在他还无法想像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脑子里一会儿出现一座古城，一会儿出现几条大街，好像梦影似的飘忽朦胧难以捉摸。他想向赶车的探问一点情况。走了一阵，等车走平稳了，赶车人放下了鞭子，他开口问道：“你贵姓啊？”

“我姓刘，叫刘五。”赶车的脸朝前方回答说。看样子他有五十岁了，好像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但一谈起话来却十分干脆直爽。

“你是太原县^①城里的人吗？”

“我是城南的，离城还有五里地。”

“这车是你自己的吗？”

刘五被问得笑了。“我的？我得死了另托生！这是掌柜家的。我临时给人家打帮工，掌柜的不叫跑空车，才揽了你这个回头脚。”

他说完，回头看了郭松一眼，只见这个顶多有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生得齐齐整整，丰润而白皙的脸庞，浓黑的眉毛，秀美的眼睛，洁白而整齐的牙齿，满脸流露着年轻人妩媚而又愉快的英武神态。再看他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服，带着一个小铺盖卷，满口外乡口音，既不像个学生，更不像个买卖人，说起话来满脸和气，也不像个衙门里混官差的。他不禁纳起闷来，便试探地问道：“你到太原县是到衙门里，还是到学堂里？”

郭松笑了笑，说道：“你看我像个干什么的？”

刘五转过身来摇摇头，说：“猜不准。”

郭松往前挪了挪，和他并肩坐到车沿上，亲切地说道：“我是牺盟会^②的，到你们县上去工作。”

“牺盟会的？”刘五瞪起惊讶的眼睛，又重新打量了郭松一下，似乎牺盟会引起了他心里的什么疑问。停了一下，他终于忍不住地问道：“听说牺盟会和共产党是一事，是真的吗？”

郭松笑了。这问题使他很难回答，他眨了眨眼睛，解释说：“牺盟会是主张抗日救国的，谁抗日就和谁是一事。”

刘五似乎并不满足这个回答，想了想又问道：“这会儿共产党

① 太原县古称晋阳，在太原市南四十里。

② “牺盟会”是一九三六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在山西省成立的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该团体在我党领导下，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作用。

不犯法了吧？”

郭松不知他问的意思，便顺口答道：“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犯什么法？”

刘五又问道：“那么抗日也不犯法了？”

郭松点了点头，说：“抗日再犯法，我们就要亡国了。你听说过卢沟桥事变吗？日本鬼子把北平、天津都占了，政府再不抵抗，全国老百姓都不答应了。现在已经开始了抗日战争。”

刘五叹了一口气，默默地皱着双眉，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神情激动地问道：“去年春天叫防共团^①杀了的人，共产党过来还能报仇吗？”

郭松听他话里有话，惊奇地注视着他，问道：“你们那里杀过共产党吗？”

刘五脸色立时阴沉下来，眼睛望着远方，半天没有开口。

郭松以为他对自己还不相信，便和婉地说道：“你放心说吧！我们牺盟会也有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共产党。”

刘五把眼光移到郭松身上，嘴唇颤动了几下，咬着牙痛苦地说：“我的小子就是死在防共团手里的！”

郭松这才明白了他刚才一连串问话的意思，立刻对这不幸的老人感到异常亲切，连忙问道：“你儿子是共产党吗？”

“谁知道呢！”刘五满肚子冤屈好像找到了诉说的人，愤慨地说道，“我跟前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没娘，我一手把他拉扯大，十五岁上到太原进了工厂。去年春天红军过黄河，工厂停了工，刚回家不到三天，就叫防共团抓了去，说他抗日，抗日就是共产党……”

郭松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青年被枪杀的情景，激愤得像有

^① 一九三六年春，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蒋介石、阎锡山集中大量兵力阻击。当时阎锡山为了镇压被红军影响和发动起来的抗日群众，组织了防共自卫团，曾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把火在胸膛里燃烧起来。他忙问道：“你们县里防共团的头子是谁？”

刘五用力咬着腮颊骨，恨恨地说道：“杨守业！外号叫杨剥皮。”说完，他向前后左右扫视了一下，见路上没有人，又摇着头低声说道，“这个人是我们这里的活阎王，方圆几十里没人敢惹他，你到了县里就知道了。”

郭松像被什么刺了一下，十分注意地问道：“这个人现在还在吗？”

刘五脸色阴沉地说：“怎么不在！这会儿防共团没有了，他又当了商会会长。”

郭松又问道：“他从前干过什么？”

刘五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提起他的根底谁不知道！他本来是城南西堰村的人，从小就是个有名的泼皮赖鬼，耍钱、打架、讹人、动刀子，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后来走口外^①贩了几年牲口；那几年衙门里禁烟^②，在黄河岸上又私贩了一阵子大烟；就这么他才发了财，在村里买房子置地，在西山上开了煤窑，在城里开了粮店、缸房，又置了房产，势派一天比一天大，在地面上说一不二，连衙门口都是给他开的。你想，我们穷人受了欺负，谁敢吭气？”

一个阴影袭进了郭松的心头，他仿佛看到一个凶恶的土豪在挡着他的去路。这两天他对未来的工作所做的各种快意的想望，立刻都模糊起来了。对这种人他最痛恨，也有足够的勇气和经验来进行斗争；然而，现在是统一战线，要团结他们共同抗日；他觉得这比直截了当进行斗争还要复杂，还要困难。虽然他早已准备着应付这种事情，但真实的事情临到面前，却比预想的更要沉重。

他默默地沉思了一阵，不觉把念头又转到刘五身上。他觉得

① 口外即塞北。

② 禁烟即鸦片由官府专卖，不准私人贩卖，走私贩卖更易获取暴利。

这个受尽了磨难渴望着报仇的人，身上正蕴藏着一种坚忍的力量；而像他这样的人，在地方上一定还会有很多。只要把工作做好，时机一到，这些人都会挺起胸膛握紧拳头起来斗争的。相形之下，那些土豪恶霸的影子却显得异常渺小了。想到这里，他心里立刻又开朗起来，觉得眼前这个人如此的亲切，他决心要和他结下关系，希望从他身上能找到一条开辟工作的线索。

“以后你能给我帮点忙吗？”他露出满脸笑容说。

“嗯？”刘五疑问地看着他，摸不清他话里的意思。

郭松解释说：“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们牺盟会一方面抗日，一方面也给穷人办事。天下的穷人最多，只有穷人齐了心，抗日才有力量。咱们大家都是穷人，要互相帮助。”

刘五点点头，说：“你这话说的很对，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苦情。”

郭松又说：“我到这里来，只一个人，以后办起事来，还得靠大家伙。”

刘五看了看郭松，不知该说什么，他始终还不知道郭松是来办什么的，便爽直地问道：“你是下来办什么公事的？”

郭松笑了笑，说：“我的工作就是抗日救国。”接着他把牺盟会怎样组织老百姓、老百姓团结起来怎样有力量、现在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全国人民齐心起来抗战等等道理讲了一遍。

刘五细心地听着，连连点头。等郭松说完，他爽朗地说道：“咱们庄稼人办公事不行，若说是出点力，那是现成。真的都能像先生你把话说到咱们穷人心眼里，我看没个不齐心的。”

郭松把满含热情的眼光盯在刘五的脸上，说：“以后不要再叫我先生了，我姓郭，叫郭松。”

刘五怪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心里感到热烘烘的。

两个人一路说着话，随着大车的颠簸，身子摇晃着。走了一阵，太阳已升到当空，天气更热了。郭松不禁着急地问道：“还有多

远呀？”

“快啦，这四十里不算大，庄稼人步行走，一天打来回。”刘五说着，甩了一下鞭子，车跑得更快了。

当他们驶过一个村庄，刚出村口，刘五指着前方说：“看，那不是城墙！”

郭松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一片城垣，雄伟地屹立在公路东侧青翠的田野当中，那里便是他所要到的太原县城了。他立刻心情跃动起来。他就要走进这个陌生的小城，开始他的新生活了。在那里他将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惴惴不安地猜想起来。

大车很快驶进西关，从发出咚咚声响的高大阴凉的城门洞驶进城里。在坎坷不平的街上，刘五跳下车，问道：“拉到什么地方？”

郭松想了想，说：“先到县政府吧！”说着，他也跳下车来。

沿着大街走过一带朱漆斑驳的古旧宅院，便进到热闹的街市。两边全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店铺。有铺面宽敞而陈设古陋的杂货店、米粮店；有镶着玻璃门窗的绸布店、文具店；偶尔还有一两家洋门脸儿的镶牙馆、照相馆；窄小得几乎使人不易发现的成衣铺里，缝纫机在嗒嗒嗒地跳动；黑森森的药铺里叮叮当地在舂药；面房的石磨呼呼地转着，远远便听见脚踏箩咣咣的撞击声；饭馆里冒出浓郁的肉香，有人在里面纵声猜拳嚷叫。郭松沿街看着，觉得市容虽然简陋，远不及省城繁华，但车马行人，来来往往，别有一番热闹景象。

走过了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在东街路北一座大照壁里面便是县政府。郭松忙给刘五付车钱，刘五再三辞让说：“你留着用吧！”

郭松神色严正地说：“你回去怎么给掌柜的交代，难道能让你贴上车钱？”说着把钱强塞在刘五手里，很亲热地说，“以后进城到牺盟会来吧！”

刘五把钱装进口袋里，苦笑着点点头。站在衙门口，他似乎有

些畏怯，已不像先前那样亲切坦然了。当他刚走了几步，郭松又喊回他，问道：“你是什么村的？刚才我没记住，过两天下乡看你去。”

刘五回头大声说：“花塔村，出了南门不远就是。”郭松掏出小本记下了。

郭松提着行李走进县政府的传达室，掏出一封公文，递给一个差役。那差役毫无表情地看了他两眼，叫他候一候，拿着公文进去了。

郭松坐立不安地等着，那差役却一直不见出来。等了约有半个多小时，才见另一个差役走出来，问道：“你是郭特派员^①吗？县长有请。”

郭松随着他走过了宽阔的大院子，又穿过了大堂，走进一个挂着“议事室”木牌的房子里。

“请你稍等一下，县长一会儿就出来。”那差役说了一声便走了。

屋子里非常闷热，迎面悬挂着蒋介石、阎锡山的大幅相片，当中放着一张蒙着白布的长案子，陈设十分简单。郭松在长案边一把椅子上坐下，心神不宁地想像着马上要见到的县长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衙门，在他的印象里，衙门是一个十分凶险可憎的地方。在那里曾经夺去过自己同志的可贵生命，曾经制造过许多人间的不平；而现在自己为了工作，居然来到这里同这些人直接打交道，他心里不禁浮起对未来的种种疑虑。

又等了很久，眼看天已过午，肚子饿得叫起来了，才见先前那个差役恭恭敬敬地把门推开，一个穿着整齐的柞丝绸制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一见郭松便满面笑容地操着一口晋南口音说道：“阁下是郭特派员吗？兄弟是马宜轩。”

^① 牺盟会每县设一特派员，多系共产党员。

郭松立刻站起来，只见他方方的脸，稀疏的头发，腮边和颈后鼓起丰满的肌肉，肚子向前腆着，这一切都表示他已到了“发福”的年纪。郭松赶忙热情而礼貌地说道：“是马县长吗？我是郭松，是来这里牺盟会工作的。”

“早知道阁下要来，省府的公事已经来了几天了。”马县长说着伸出手让郭松坐了，他也在对面坐下。差役赶忙倒了两杯茶送到两人面前。

马县长端量着郭松，沉默了顷刻，笑眯眯地说道：“今天天气热得很啊！”

郭松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初次到这里来，一切都很生疏，以后请县长多多帮助。”

马县长笑了笑，说：“兄弟也刚到任不久，彼此一样，不必客气。”

郭松留神观察着县长的神态，见他一副官场应酬的派头，虽然礼貌周到，全是虚情假意。他知道自己最不善于应付这种人，便也极力谨慎地考虑着自己的言语。停了一下，他问道：“这里有过救亡活动吗？”

马县长皱着眉，迟疑地说道：“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公道团^①梁团长知道得最详细，他会给阁下介绍的。”

简单交谈了几句之后，马县长板起面孔喊进差役来，问道：“郭特派员办公的地方收拾好了没有？”

差役直挺挺地站着，回答说：“收拾好了。”

郭松见县长露出送客的意思，便赶忙站起来，说道：“县长请忙吧！”

马县长也站起来，说道：“阁下安置好之后，改日再领教吧！”说

^① “公道团”前身是“防共自卫团”，国共合作后改名“主张公道团”，每县设正副团长，多是极端反动的顽固分子。

完，点头哈腰地把郭松送到屋子外面。

郭松随着那个差役又回到了传达室。那差役说道：“你在这里等一下，我找人送你去。”

郭松等了半晌，只见一个人敞着衣襟打着哈欠走进来，说道：“是你要到北街街公所去住吗？”

郭松见他问得突然，但立即明白这人是来领他找住处的，便顺口答道：“是的。”

那人看了郭松一眼，十分不耐烦地说：“昨天就和街上说好了，你去吧！”

郭松苦笑着，为难地说：“我初来这里，恐怕找不见。”

“好找得很。”那人用手指比画着说，“从这里往西走，到了十字路口再往北走，路西有个大门就是。那里有个看门的，他知道。”

郭松笑了笑，委婉地说道：“这里能不能派个人给我引路？”

那人皱着眉头沉默了顷刻，没好声气地说：“好，走吧！”

郭松扛起行李随着他走了。

到了北街街公所，看门的不在。那人说：“你等一下吧！他一会儿就会回来的。”说完便走了。

郭松放下行李，看了看这所院子，房子十分古老，院子里杂草丛生，一片荒凉破败景象。五间高大的上房，门上挂着锁，他走过去无意中拉了一下，却应手而脱，原来是一把坏锁。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是一个敞厅，左侧靠后墙有一张木床，窗前放着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墙角里凌乱地放着一堆杂物：有过年闹社火的锣鼓、高跷、纸灯、彩布；还有一堆乱纸破书，他翻开看了看，都是当初防共团印发的咒骂共产党的宣传品。满屋蛛网尘封，显然很久没人住过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住处和刚才在县政府所受到的冷遇，使他意识到这处境对他所含的某种敌意。他咬了咬牙，把满腔气愤忍住，到下房里找了一把笤帚，便动手打扫屋子。

一会儿，忽然有个人走进院里来，怒声怒气地叫道：“谁在屋里胡翻腾？”

郭松赶忙跑出来，满脸赔笑说：“我是牺盟会的，县政府叫我来到这里来住。你是这里看门的吗？”

那人是一个细瘦的老汉，听了郭松的话，脸色放平和了些，说道：“这里几年也没住过人了，你看，能行吗？”

郭松连忙应道：“行的，行的。”

那人随着郭松走进屋里，抱怨地说：“城里好房子多得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叫你住到这个烂地方来。”

郭松笑着说：“这地方就挺好。”

老汉见郭松扫得满身尘土，似乎有些不过意，便夺过笤帚说道：“你歇着吧，我来收拾。原来估计你不会看上这地方，也没收拾。”

郭松问道：“你贵姓呀？”

“我姓王。”老汉见郭松说话满和气，便也脸色和悦地谈起来：“人老了，做不了别的啦！街上叫我在这里看看门，平时也没多少事，就是上面有时派差派款，给人们传传话。”

两人谈了一阵，郭松便上街吃饭去了。

二

马县长睡醒午觉起来，来到了公道团县团部。

郭松的来，在他平静的心境上引起了一点波动。对于政府暂时联共的方针，他是懂得的。在太原的时候，他也亲眼见过牺盟会热火朝天的各种活动。他虽然十分不赞成这些事情，但身为政府官员，也只好随着上面走。现在牺盟会的人居然来到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这却使他有些作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对付。他本来一心只

想在县长任上多抓几个钱,对这些事情实在感到万分厌烦。虽然对公道团、同志会他也同样不感兴趣,平时处处受到那些人的挟制,早已对他们怀着戒心;但现在为了共同对付牺盟会,也只好去找他们商量。他十分希望在他的任期以内能够相安无事,平平安安地对付过去。

公道团团部设在一座刚翻修过的大关帝庙里。庙宇规模宏大,一片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有戏楼,有前殿、后殿,最后面还有一座高耸的楼阁。在中院的两排配房里,便是公道团的团部。当马县长走进了公道团团长梁龙经的住室时,梁龙经正同稽征局长秦子经坐在一起低头商量什么事情。看见马县长进来,两个人赶忙站起来接待。

梁龙经约有三十左右年纪,长着一对老鼠样的闪闪发光的眼睛,虽然仪表并不出众,却大咧咧地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他本来是定襄人,却说着满口五台话^①。他对马县长略事应酬,便又绷住面孔坐下了。秦子经年纪略大些,约有三十五岁左右,左眼因为先天缺陷镶补了一只黑溜溜的玻璃球,总是笑眯眯的,对人十分谦恭。他名义上是稽征局长,实际上是县上秘密核心组织——监政同志会^②的负责人。

马县长坐下以后,问道:“子经什么时候来的?我正想派人请你去。”

秦子经似乎已猜到了县长的来意,却欠起身来故意问道:“县长有什么吩咐吗?”

马县长还没回答,梁龙经便着急地说道:“县长来得正好,我们一起谈一谈吧!”

① 阎锡山是五台人,故当时山西政界以会说五台话为荣。正如民谚所说:“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② 监政同志会是阎锡山直接领导的反动组织。县上的会长由收税的稽征局长兼任。

马县长猜测地看了看他们，问道：“你们是在谈牺盟会的事吗？”

秦子经赶忙答道：“是的，我刚才顺便走到这里，正想约梁团长一同去请示县长。”

梁龙经问道：“听说牺盟会的特派员，县长已经接见了。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县长皱起眉头沉吟着说：“一个年轻人，看样子顶多二十岁左右。人究竟怎样，还看不出。”

梁龙经冷笑了一下，说：“我早就说过，牺盟会里没有多少像样的人，都是些不爱念书的学生跟上瞎胡闹。早知是来这么个毛孩子，真不值得费这么多事。”

秦子经摇摇头，说：“老兄可不敢大意，据说牺盟会派下来的都是共产党。”

梁龙经涨红了脸，不服气地说：“说别的我没有把握，共产党我可见过一些。那些当共产党的人，不是出风头，有野心，就是年幼无知，被人利用。像这些毛孩子，说得再厉害些，能有多大个本事？”

秦子经似乎深知梁龙经的脾气，笑了笑不再言语了。马县长却着急地说道：“不管怎么样吧，人是已经来了，大家还是当心一点好，不知你们两位得到上峰的什么指示没有？”

秦子经笑了笑，说：“同志会目前对他们还不公开，直接和他们打交道自然还得靠公道团。”

梁龙经颇为得意地说：“公道团方面早已安置好了。村上的公道团员都参加了牺盟会，村会上也都安上了人，县上也指派了县立小学的教员陈达平负责。一切都就绪了，只等这位特派员来上任啦！”

秦子经摇摇头，犹疑地说：“陈达平靠得住吗？”

“没什么！”梁龙经口气肯定地说，“这个人和我在太原国民师